

中国当代名家杂文精品丛书

热话冷说集

邵燕祥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诗人痠弦读了我的《大题小做集》以后写信来说，下次再出杂文集何妨就叫《热话冷说集》？我欣然接受这个建议，以为内行之言也，会心之言也，痠弦是诗人，知热情的不可少，又是编辑，知冷静亦不可少也。至于我自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唯愿读者也都能知之。

这些杂文在各式各样的报刊上发表过，我的杂文都是为读者写的，更确切地说是写给报刊的读者看的。杨朱为我，因此无书。我却希望读者越多越好。“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把我的所思所想尽量说给愿意听的人听。我在一篇小文里说过我是不甘寂寞的这层意思，殆即在此。

把散见于报刊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收集在一起，成为书本，印数不会如报刊之多，然而少数偏爱杂文包括我的文字的读者，平时不可能浏览那么多各地的、各样的甚至是“特里吞晃”的报刊，拿到这小册子，就仿佛可以洞见我的肺腑了。我读别人的杂文单行本，总希望每

篇注明写作日期，并且按先后为序，这样作者在什么样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样的感慨，读来一清二楚，有如晤谈。我自己的书也这样做了。

八十年代出的几本杂文，大体编年，或可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间断了几年，九十年代出的几本杂文，因各家出版社有不同的要求，常是跨年度的选本，也就只能作到一本里尽量以写作先后来编排了。年月日自然是写清的。入书时除个别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不作改动，作者某些具体观点有发展有修正，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从写作日期看出来。

有些文字在发表时用了笔名，收进此书，当然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了。

目录誉清，自己看一遍，倒真是一本“杂文”——“杂”得很，无论题材或体裁。题材不用说了，体裁则有《教堂一隅》、《含羞草》那样的小品，也有《避席畏闻篇》等“大品”，有不像“论文”的议论，有“世说”新编的笑谈，有书信，有评点，有事前准备或事后追记的发言稿，而最多的是读书看报的读后感，以至抄录或剪存以备忘的。本书的最后，是一组回忆文字，叙事为主，较少议论，近于平常所说的随笔吧。

我在这里不愿再说我实际上对于散文、杂文、随笔、小品等等是分不太清的（小品要短，我是懂得的，不过短文不一定都叫小品；而且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一种称为小品的文体，是在报刊上进行点名批评和揭

露的叙事文，带点讽刺，往往长达数千言！）。因为我再也不愿以自己的昏昏去对别人的昭昭，以自己的“非学者化”去诱导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走向“非学者化”了。

当然，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未必是那么容易接受错误诱导的了。我相信广大读者都是“昭昭”的，正如我至今坚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样。

这本杂文能够在图书出版大不易的时候问世，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倡议，还要感谢诗人罗飞兄作为责任编辑的劳神费心；十几年前我曾交宁夏社一本诗稿，也是罗飞兄经手，后来我听说出版社要为之赔上钱才能出版，实在过意不去，就收回了。我希望这回的杂文集不会让出版社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于公于私，庶几心安。

书中绝大部分未曾结集。出版社领导从平时剪报中找出十几篇拙作，以为可以纳入此编，其中有的曾收入别的单行本，既蒙青眼，遂不避重复，一起编进来了，附笔向读者交代一下。

作 者

1995年5月29日

目 录

序	1
风景与煞风景	1
危言	5
教堂一隅	9
含羞草	10
“知识分子”辨	12
《路翎小说选》评点	16
现代史难于宇宙史	21
致陈明远的信	24
“世说”新编	27
评“民主到头”论	37

重新发现穆旦	41
国将不国	46
彼岸他山	50
再见！后会有期	68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71
一分钟与一百年	79
祖坟挖不得吗？	82
避席畏闻麝	
——读书札记：关于文字狱的传统	85
枯乡诗话	103
科学与吃饭	
——在北京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109

中国还需要皇帝吗？	114
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论据	119
从团结说起	123
街头偶感	132
读诗札记	135
《洗澡》读后	144
不能跳过 ABC	151
拟书斋杂文	154
新“世说”和老话题	162
梁漱溟的四首诗	167
从一见钟情说到妓女的“权利”	171
拉锯、翻饼及其他	173

吹求谈	176
何其芳的遗憾	180
痞子文学	185
读钱锺书旧文	187
哀教育	192
诗的赏评	
——读叶橹的《诗经通幽》	196
那末，嫖客呢？	201
说奴才	204
笑谈之余	207
左辨	210
高贵的尸体	223

说好说坏	227
忽然忆起	230
名牌和老牌	
——为《中国名牌》作	234
我看小说	238
说“内部”	242
筵席二首	247
不仅是“不要这么做”	250
口吐铅字	253
重读邓拓诗	256
天津作家写天津	
——《林希小说集》英、法文版序言	262

读杨诗	266
书迷协会	273
语丝	276
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	279
中国人全都堕落了吗?	284
不是广告	290
新年试笔	294
重读《木鱼歌》	297
献诗三首	300
街上流行“跨世纪”	303
反法西斯	306

与其说是关于鲁迅,毋宁说是关于	
自己的一些回忆	310
不安全因素	324
一个无神论者的箱底	
——神鬼之什(一)	333
信佛的外祖母	
——神鬼之什(二)	339
宗教外围	
——神鬼之什(三)	342
庙	
——神鬼之什(四)	348
禁忌	

——神鬼之什(五)	353
幽明之间	
——神鬼之什(六)	357
凶宅	
——神鬼之什(七)	362
父亲的迷信	
——神鬼之什(八)	367
科学与人	
——神鬼之什(九)	371
不怕死的故事	
——神鬼之什(十)	374
自行车上诗	377

伴我少年时	
——为《外国文学评论》作	381
读书乐与读书不乐	389

风景与煞风景

好心的朋友说：你头一回去云南，感受新鲜，写点儿风景诗吧。

我说，出昆明火车站不远，经过一个广场，人们告诉我，这儿原来有一座很不错的工人文化宫，十多年前，为开辟这个“红太阳广场”，炸掉了。面对着这片场地，我写不出什么风景诗。当时如果不炸掉呢？这儿还会有一个建筑物，可也未必就能写出风景诗来。

也许通常说风景，指的是“山水”吧？

我到了滇池。就是在岸边的大观楼上挂着据说是古今第一长联的那个滇池。“五百里滇池”，其实不足五百里了。水平如镜，不过镜面上贴了好大一片橡皮膏——所谓“围湖造田”造出的稻田。大约就在造出那片广场前后，动员了省市机关、工厂、学校数不清多少人次的义务劳动，竟此“移山填海”之功。今天的亩产不足道，而昆明——这个历来四季如春的“春城”的小气候，已经开始受到不利的影响，以致近年来春日的风沙、夏

季的闷热为历史上所仅见；许多人这样说。

这都是十几年前当地一位说一不二的长官的治绩。他的治绩不止于此，还有什么“划线站队”之类的新套套；不干山水，纯属人事，这里姑置不论了。

可见有风景处，总难免还会有煞风景的。

什么叫煞风景？

煞风景原先也写作杀风景，显得杀气腾腾的。据词书，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一本什么书里列举过十大煞风景事，例如花间喝道、焚琴煮鹤等等。

仔细想想，李商隐似乎夸大其词了。

“花间喝道”，想必是什么老爷去赏花还要摆官架子吧。这显然破坏了花园药圃那温文恬静的气氛。本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诗），而我们还可以连楼上的人一起当风景来看。至于老爷去赏花，皂隶来喝道，别的赏花人在退避花外之余，该不会一道欣赏这位跋扈而恶俗不堪的老爷了。尽管如此，这位老爷毕竟没下令把花全都砍掉，还得算是网开一面；喝道而来，自还会喝道而去，即使有所攀折、践踏，花还在，风景还在，怎么够得上煞风景呢，顶多是小煞风景而已。

“焚琴煮鹤”也是这样。把琴拿来一把火烧掉，再把鹤抓来，可能就用这火来煮鹤肉吃，当然不好。可这比起“焚书坑儒”来，不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吗？自然，“焚书坑儒”已经又涉及人事，不是什么煞风景的问题了，就

不去说它吧。

从昆明西行，到大理地区。那儿有名的风景是“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下关市的风是一年到头由西往东刮的，而就在上风头的山坡上，盖了一座化工厂，流风所及，遍于处在下风的整个市区。另有一座造纸厂，则把滔滔污水排泄到洱海南端，我只看见这一来西洱河再无净水，至于它对兴建中的西洱河大电站会发生什么影响，就不知道了。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理应赞美好风景，却又遇到煞风景。

朋友说：提起写风景诗，想不到引出你这一大篇“煞风景”的话来。

怎么办呢？煞风景，如同风景一样，是客观存在；如果视而不见，或者睁一眼闭一眼，那样写出的所谓风景诗，纵然会教千里外的读者目旷神怡，只是此时此地、身历亲经的读者怕会掩卷叹息吧？

肯于说“煞风景”的话的人多了，勇于听“煞风景”的话的人多了，使一些惯会煞风景的人知所收敛，也许煞风景的事情倒会减少下去，而使风景得到真正的保护，并且一天天好起来。

倘若不幸，煞风景的事得不到认真过问，而冒着扫兴、逆耳之嫌讲几句“煞风景”的实话的人却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甚至是——我干煞风景的事则可，你讲出来“煞”我的“风景”则不可，那才真叫大煞风景了。

因为我们记得，“报喜不报忧”给我们民族招来过多大的灾难。我们宁愿听一百句“煞风景”的实话，也不愿听一句凑趣的假话！

1980年5月12日